

金秋山果最美味

编者按：秋日的宝鸡山野，像一个天然的聚宝盆，漫山遍野的栗子，在金秋阳光的照射下悄然炸裂；缀满枝头的五味子，送来秋天里最特别的味道；青翠欲滴的羊角果在枝叶间摇摇欲坠，散发着诱人的清香；酸甜可口的酸枣，令人欲罢不能……本期副刊，让我们在一组笔墨中邂逅山野之美，领略大自然的馈赠——

板栗

◎麻晖

秋风乍起，落叶纷飞，霜色洁白。

又到了一年一度采摘野生板栗的时候了。秦岭腹地的家乡莽莽苍苍的林海这时也变得姹紫嫣红起来。清晨、黄昏，淡淡的雾岚在山间轻轻流淌，五彩斑斓的山野在啾啾的鸟鸣中多了几分悠远和宁静。公路两旁的山上，一棵棵高大的板栗树隐藏在火红的黄栌树和青翠的苍松翠柏间，累累的果实静静地等待人们去采摘。金秋的阳光从湛蓝的天空倾斜而下，凉爽的秋风从林间轻轻吹过，栗蓬炸裂了，一颗颗黑褐色的栗子宛如一颗颗宝石，在长满小刺的栗蓬里散发着迷人的光泽。这些野生的板栗，吸收天地日月的精华，自然成熟，颗颗圆润饱满，吃起来香甜清脆，营养价值极高，是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、天然珍品。

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家乡狭长的河谷地带时，吃完了早饭的人们，拿着竹竿等工具，坐上农用车，到山林里去打板栗。从早到晚，清脆的竹竿声响彻寂静的山林，婴儿拳头般大小的栗蓬如雨点般从高高的枝头簌簌落下，那声音如天籁般的美妙，使人心醉神迷。

树下，厚厚的腐叶上堆满了裹着小刺的板栗，人们戴着手套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捡到篮子里，一会儿工夫，袋子就装满了。太阳越升越高，空

气中弥漫着山林特有的气息。中午，人们捡累了，坐下来休息，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食物，天南海北地谈着闲话。孩子们吃饱了，或偎依在母亲的身边听她谈古说今，或在树林中开阔平坦的地方做游戏。狗儿围绕在他们身边嬉戏打闹，孩子们欢快的笑声响彻整个山林。虽说季节已到了九月，中午的太阳依然燥热，但人们却干劲十足。夕阳西下，暮色四合，热闹的山林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农家的小院里，堆满了人们采摘来的板栗。

一弯新月挂在天边，大自然的一切都浸润在如水的月光中。后半夜，起风了，天边涌来大片的云朵，云越聚越多，月亮隐在厚厚的云层里。不一会儿，便下起了雨。细细密密的雨点在飒飒的凉风中敲打着树叶，走在路上，你能听见核桃和板栗落地的声音。第二天，雨停了，蓝天愈发显得高远，人们顾不得吃早饭，早早来到树林里捡拾被雨滴打落的板栗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人们累并快乐着，要把捡来的板栗连夜去掉栗蓬。凤县县城的客商闻风而动，开着车早早地等在村口，这些物美价廉的板栗是城里人的最爱。

每一个秋季，我都在静静地等

待着栗子的成熟，和许多在秋天里成熟的果子一样，它们是大自然刻在季节深处的符号，是自然给人类的馈赠。当勤劳的人们踩着晨雾秋霜把它们采摘回来后，它们便成了人们口中的美味佳肴，成了人们馈赠亲朋好友的最好礼物。它丰厚的寓意，见证着人世间千百年来亲人间最真挚最绵长的期盼和祝福。

每一个集日，我都徘徊在大街小巷的摊位前，看着那些圆润饱满、色泽诱人的栗子，也会忍不住用手去摸摸，感受岁月沉淀在它们身上的厚重，再买些带给远方的亲人，以此来寄托我对他们的爱与牵挂。

那些背井离乡、在外打拼的人，每当这个时候，就会想起故乡，想起故乡田畴上的野菊花，想起小时候跟父母在一望无际的森林里打板栗的情景。故乡板栗的甘甜至今还萦绕在他们思乡梦里。

羊角果

◎杨进云

的草地上、沟坎间嬉戏，哪怕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也能找到自己的小快乐。那时，一到星期天，我们一伙玩伴就挎上竹篮，说是出去拔猪草，其实就是出去疯玩。田间地头的每一株树、每一棵草都和我们熟识，屋檐下的每一只麻雀，花间起舞的每一只蜂蝶，都是我们愉快的伙伴。但少年时最深的记忆，可能就是口腹的味道。虽然，常常只是寡淡中偶有的一丝丝甘甜，但这些滋味，却成了我成年后最悠长的记忆。而这其中，就有这其貌不扬的羊角果。

羊角果，因为适应性强，所以分布地区很广，各地叫法也不尽相同，比如地稍瓜、地瓜瓢、羊奶瓜等。在家乡，羊角果一般生长在多年未曾耕种过的地坎坡坎上。家乡多黄土，少雨，所有的植物似乎都生长缓慢，所以在野地里搜寻羊角果的踪迹，也并不容易。但如果找对了地方，就常常能看到一大片。它呈蔓状匍地生长，株高十来厘米，叶片狭长，如竹叶，根深不可测，开米白色小花，秋天

结果，果如梭形，其状如羊角，这也是在家乡得名羊角果的缘故。在秋天，我们就经常借着拔猪草的名目，去采摘这种果子吃，运气好的话，就能摘回一小口袋。其实，村庄周围的地方，我们是熟悉的，这种果实在哪条沟哪条埂上长着，我们早都知道。只是它长得慢，去早了，果子还没长成；去晚了，又被捷足者先采了去。

现在，昔日那个土墙蓝瓦、村道泥泞的村庄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光洁靓丽的楼房，整齐的花圃，果木盈门、竹影扶风，恰如世外桃源一样的崭新村庄。而羊角果，也成了我对少年时代、对家的一种甜蜜的念想，深存于记忆深处。



酸枣

◎絮芯

一到秋季，我心里总琢磨着进趟山，不为欣赏美景，只为品尝生长在山里那酸酸甜甜的珍品，那是家乡的味道，更是童年的味道。没错，我惦记的就是酸枣。

我的酸枣情结，根植于儿时。出生在山里的孩子，房前屋后都是山，每天上山下河到处疯跑是我们最擅长的事情，当然，上树掏鸟窝、戳马蜂窝、摘野果是我们的必修课。酸枣是一年中最早落幕的野果，从秋季开始，到寒冬腊月，山野间都能觅见它的身影，因此对它的钟爱也就多了一分。

从酸枣开花的季节，我就开始期待上了，看着它细碎的小黄花渐渐褪去，生成小小的青疙瘩，盼着它快快长大，青中透黄时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吃上了。当然这时的酸枣口感很差，不酸也不甜，咬进嘴里只有脆生生的感觉。酸枣的果实很小，呈圆形或椭圆形，熟透后就变成了紫红色。别看酸枣小，它的核却不小，因此果肉并不多，可它酸酸甜甜的味道，总让我欲罢不能。到了收获的季节，小小的酸枣，就像一颗颗红红的玛瑙，挂在树枝上，随风摇曳，是那么耀眼，那么惹人爱怜。

酸枣，又名棘、棘子、野枣、山枣、葛针等，生命力极为顽强，多生长在山地或陡坡，它的枝、叶、花的形态与普通枣树看起来没什么区别，但叶子要小些，也密实一些，枝条节也比较短，刺也更多，为生长在野外的它竖了一道保护屏障。可即便如此，嘴馋的我也会突破道道防线，将它们成功收入囊中，即便是伤痕累累，也阻挡不了对它的热爱。

西府乡间流传的“一天三颗枣，医生绕着跑”，说的是红枣的营养价值，其实，酸枣也不例外，它作为一种药材用途更为广泛。中医典籍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很早就有记载，酸枣可以“安五脏，轻身延年”。所以，千万不要小看这种野果，它具有很大的药用价值，可以起到养肝、宁心、安神、敛汗的作用。医学上常用它来治疗神经衰弱、心烦失眠、多梦、盗汗、易惊等病。同时，又能达到一定的滋补强壮效果。酸枣肉可加工饮料，果核可做中药原料。每年秋冬季节，打酸枣都是家乡的一桩盛事，因为这些大自然的馈赠，还是家乡人致富的“金果果”呢。

五味子

◎侯栗梅

的杆，密密匝匝。虽然他们排列紧密看似无从下手，但无论哪一颗用手轻轻一扭，就能攻破一道“入口”，顺着入口再扩大战果，不一会就能见到中间绿杆的全貌，说明果实就快颗粒归“胃”了。红红的果实酸中带甜，甜中又有点咸，临近籽的果肉辛中又含着一丝酸苦的余味。虽然它的味道特别，但我还是吃得津津有味，忍不住地往嘴里塞。当然，也免不了要登高冒一番险。

五味子在那个年代带给我们的惊喜，让秋天里的滋味除了瓜果的甜，还留下了更多的小秘密，直到如今。野生的五味子虽然蕴藏量丰富，但现在的人们哪有时间去一一收获呢，更何况它们生长在高纬度、高海拔的山地。好在现在农业科技发达，野生五味子经过优良选株选育，驯化的良种已在农业科技园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。它们每一串都有近二十厘米，这比平常的要长很多，像串小葡萄似的。我惊奇这些五味子枝叶的粗壮、果实的饱满，而大姐说这苗是联合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县科技开发中心的成果，是省林木专家们审定过的良种，现在这一片五味子有三百多亩，以后还要发展得更大。

科技园里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慕名而来的人，颇为热闹。我仰着头，摘下一串最为红艳的，品尝起那熟悉的滋味，很明显，它们的甜味更浓了。